

贴近现实生活的厚重之作

——读孙颢长篇新作《缥缈的峰》

□ 朱大建



跌宕起伏的故事

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是老红卫兵崔海洋崔丹妮兄妹，他们的父母是部队的老领导、老革命。在“文革”中，具有“红色种子”优越感的崔海洋欲将品学兼优却对“文革”有看法的赖一仁打成“反动学生”，挑唆妹妹对她敬仰的入团介绍人赖一仁

孙颢长篇新作《缥缈的峰》，是一部描写中国当下现实的小说。故事从“文革”讲起，一直讲述到新世纪交替，前后纵贯四十年。故事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小说的写法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西方小说大段的心理描写、人物性格的深入

挖掘和完整的故事架构，也有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随意性。甲出场，就说甲的故事，由甲的故事带到乙，又说乙的故事。丙出现了，又是丙的故事。这种中西合璧的结构，反映社会生活及各色人等的容量更大，也更有深度、厚度。

“反戈一击”。崔丹妮就在批斗会上，用军用铜头皮带朝赖一仁的脑门抽了一皮带，将赖一仁的前额打得“鲜血淋漓”。崔海洋在抄赖一仁家时，偷藏了赖家祖传的两幅八大山人的画。由此崔海洋与赖一仁结了怨仇。

美女崔丹妮到部队当文艺兵时，看中了部队一个书法很好、长相很好、来自中部小县城的文艺男兵——孤儿成方。在崔海洋的逼迫下，成方与崔丹妮结婚。“文革”快结束时，崔海洋逼着成方转业到部队办的一家做进出口生意的公司。

崔海洋交给成方一个重要任务，押送一批字画到香港换成外汇。同时崔海洋将抄赖一仁家偷藏的八大山人的画交给成方，逼成方私带到香港，交给一个港商。成方害怕崔海洋的威势，明知犯法又不敢拒绝。但到了香港后，成方在完成了崔海洋交办的走私文物的事情之后，投奔了少

年时代的挚友、到香港继承遗产的阿贵。滞留不归，消失了，叛逃。

成方滞留海外后，又和出生在海外的女人沙丽同居。沙丽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滞留海外，有心要将上海的两幢花园别墅捐给政府。而这购买别墅的钱，其实是海外侨商的捐款，这笔钱不还掉，沙家祸事连连。沙丽最终在滑雪时摔成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为完成沙丽心愿，成方在滞留海外三十多年后回到了上海。

而小说的两个最重要人物赖一仁和崔海洋的恩怨还在发展中。赖一仁开设了一家专门开发计算机安全防护软件的公司，其中的一名骨干是成方和崔丹妮生的儿子吴语。另一名电脑高手俞小庆，却被已是大国企董事长的崔海洋收买，入侵崔的竞争对手公司的电脑，盗走贵重机密，被公安立案侦查。小说最后，骄横不可一世的崔海洋被逮捕归案。

真实可信的人物

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

崔海洋 这个被赖一仁称为“以神圣的名义，做龌龊的勾当”的革命后代，口口声声说，江山是我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气势汹汹，蛮横霸道，大有要鲸吞一切的架势，其实是虚弱不堪一击的。照崔海洋的逻辑，老一代好像是为了私利去打江山的。这就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毛主席早就说过不做李自成，说过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虚骄、目空一切、自以为有恩于人民的崔海洋们，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崔海洋式的人物在当下有典型意义，也值得我们深思。

赖一仁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理想人物。孙颢将他塑造得真实可信感人。他恪守着孔夫子“以直报怨”的教导，尽管在“文革”中挨了崔

新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评论，要表达真诚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5月30日在北京成立。著名文艺理论家仲呈祥当选协会主席，于平等16人当选为副主席。据悉，其中非京籍副主席只有3人。其中一位就是本报长期的忠实作者和读者、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毛时安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全国成立文艺评论家协会就是要积极推动文艺批评的百家争鸣，让创作和评论比翼双飞。特别希望大家能为文艺批评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人文环境，认识到“尖锐的文艺批评是正常文艺活动的一部分。”

着眼点：与人为善

毛时安认为，“文艺评论要明快、尖锐，但又要与人为善，不管这世界发生了什么，都要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这也与他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他始终强调自己是“从工人新村走出来的平民子弟”，“小时候上学穷到赤脚在雪地里行走”。想看新民晚报也要向邻居借。因此，根植于内心的质朴本性，使得他的文字始终从善意出发。

年少时两次无意中捡到的文字资料，仿佛是“天意的启蒙”，让毛时安找到了“文艺评论”这个写作方向。高中时，他捡到了一张《羊城晚报》，上面有对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的整版批判，他反文正读，居然读到了许多自己当时看小说时，完全没看出来的那么多花样经，深受震撼。另一次，他捡到一本文艺界领导人的批判材料，这让他对文科知识有了全面而翔实的了解，以至于通过了大学的“文艺概论”免修考……人生的阅历和文化修养，让他认识到：“写评论不能光图自己爽快，也要适当考虑对方的接受度。”

立足点：真诚表达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讲了四点，一是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二是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三是要有敏锐的艺

术感觉和判断力；四是要以文艺评论的语言，表达内心最真诚的想法。而“真诚”，是他反复强调的字眼。廉价表扬信式的评论固不可取，粗暴简单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的酷评也不值得推崇。他认为写评论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材料为准，实事求是。”“写评论，要写自己相信的话。”他力求自己的评论能做到“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选材上，更应该“始终与文艺发展进程中的事件紧紧相连”。

毛时安重情义。对于年少时给予他养分的《新民晚报》，他尽心尽力地写好千把字的文章。1991年他精心策划、组织了本报老社长林放文集《未晚谈》的研讨会。还特意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老将的“刚”和“柔”》。

升华点：见微知著

生动精准、微言大义，也是文艺评论的要义。“缺血缺钙”“冷思考”等当下的流行语，都是毛时安“发明”的。前者出自他2005年10月获得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榜首的文章《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中的“缺血缺钙缺想象”；后者则出自他的音乐剧评论《热<猫>的冷思考》。画家黄阿忠透露，1986年“《海平线画展》‘二十六片彩色的风帆’就是他想出来的，他还用‘苍凉的手’形容历史……他讲出来的东西人家都会广泛应用。”他的文艺评论的领域广泛，涉猎美术、戏剧、文学、影视、摄影、建筑等各个领域，但始终和他的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实践密切关联。从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和成果。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则很简单：“文章后面总要有东西衬着”“要从作品细节去洞察人生、社会”，所谓“见微知著”。他还认为自己写得少——“写得少，但是要看得多、想得多，没有观点，没有想法，不写”。

朱光

如果问，一位城市大妈退休后会做什么？如今最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跳广场舞。可如果这位大妈曾经是知青，她退休后又会做什么？由杨展业编剧、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制作的广播剧《今生有缘》的回答是：到当年插队的第二故乡办一所小学。该剧讲述了蔡淑云退休以后回到内蒙古草原开办牧区小学并寻找当年挚友的故事。

故事感人肺腑

1972年，17岁的上海女知青蔡淑云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从早到晚艰苦劳作的疲惫感迅速取代了刚到时的新鲜感。她开始想念上海、想念父母，在冰冷的被窝里一个人偷偷哭泣。后来，蒙族青年苏赫巴鲁和恋人形戈娜在乡干部支持下，办了一所牧区小学，因为会拉手风琴，蔡淑云成为小学的音乐教师。从此，生活有了意义……

在1978年夏的返城大潮中，蔡淑云回到了上海，此后她进厂工作、参加高考、结婚生子、忙忙碌碌直到退休。这时，蔡淑云才发现自己埋藏心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她婉拒了替儿子带孩子的要求，孤身一人来到草原。此时，她才知道形戈娜和她的儿子媳妇不久前死于一场大火，而苏赫巴鲁则带着未成年的小孙子不知去向。

辗转几个月后，蔡淑云终于找到了苏赫巴鲁和他的小孙子乌力吉，在她的劝说鼓励下，苏赫巴鲁回到了被大火烧毁的蒙古包废墟，与蔡淑云一起，重新办起了牧区音乐小学。

《牧歌》贯穿全剧

贯穿全剧的内蒙古长调名曲《牧歌》悲伤、悠长，听后让人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首古老的歌曲在剧中一共出现过七次：第一次

一首献给青春和理想的歌

——评广播剧《今生有缘》

是小蔡老师生病昏迷之时，形戈娜在她耳边唱了一天一夜《牧歌》，将她唤醒；第二次是苏赫巴鲁将这首歌唱给蔡淑云听，引起她对内蒙古长调的强烈兴趣；第三次是当年牧区小学的学生布仁巴雅尔在讲述形戈娜的不幸时，形戈娜唱的《牧歌》在风声中飘过；第四次是夜晚蔡淑云在呼伦湖边听到《牧歌》的琴声时，她突然意识到拉马头琴的人就是苏赫巴鲁；第五次是她和苏赫巴鲁、乌力吉回到形戈娜和乌力吉的阿爸额吉遇难的地方时，《牧歌》的马头琴声轻轻飘起；而当苏赫巴鲁决心与蔡淑云重建牧区小学时，形戈娜的歌声轻轻融入《牧歌》的马头琴声中；第六次是牧区小学落成时，响起了《牧歌》明快的乐声；最后一次是蔡淑云的牧区小学被一场白毛风摧毁，在当年的北京、上海、广州知青出资帮助下，重建起牧区小学时，孩子们用蒙语齐声唱起了《牧歌》。

演员颇见功力

《今生有缘》的导演徐国春和作曲罗文，为了寻找最能表现蒙古族和草原情怀的音乐素材，曾几次赴呼伦贝尔草原采风，最终他们选定了这首辽阔低沉、悠长舒缓的《牧歌》，并邀请到内蒙“长调之后”宝音德力格尔的传人苏古尔、乌兰演唱这首歌。

该剧几位上海演员的演播也颇见功力，著名话剧演员宋忆宁演播的蔡淑云真诚而执着、她的声音中始终有着一一种青春的美感。而被人称为“反派专业户”的实力派配音演员王肖兵这次在剧中演播一位真诚、彪悍的蒙古汉子，他的声音粗犷有力而富于变化、准确地表现了苏赫巴鲁历尽苦难后充满沧桑感的声音变化，令人回味无穷……

吴保和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